



孟子

卷之一
卷之五

□ 12
3567
3



門 12
號 8567
卷 3

孟子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

註云字子車騶人也

本騶亦作鄒受

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

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道

既通

程子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曰

孟子

孟子集注序說

朱熹



朱熹集註序說



嘉慶 41 年 12 月 20 日 寄
原安三郎 氏 贈

41- 9600

孟子

王_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
故則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
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
孟子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
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
王三十五年
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
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
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
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
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
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

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當
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
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
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
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凡

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
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

孟子集注卷之二

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
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
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
踏龍前人之又非鑿空撰
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
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

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

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
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

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
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第
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
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
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
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

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

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此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

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
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
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
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
水與冰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
有溫潤含蓄蓄氣象無許多光
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

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
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
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
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
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
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

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真
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
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
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
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
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
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

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甲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孟子見梁惠王 朱熹集註

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此放。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

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

聲。反。於。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大夫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

殺上之也。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

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

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 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作鵠戶角反於音鳥物音刃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麋鹿也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素白貌

後抄四書 孟子集註卷一

於歎美辭。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足能獨樂哉。

哉。聲。音。曷。喪。去。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用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

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集註卷一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主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揚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

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及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

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

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
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
兄長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
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
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
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
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
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
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
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
相之道以左右民
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

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草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
謂歲之豐凶也惠主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
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
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
是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
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時
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
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
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
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

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梃徒也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

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

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為去聲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為不仁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主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耻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也。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

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子曰。惠王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

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也。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濔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入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

聞乎

齊宣王。姓甲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

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齧音核舍上聲齧音

胡齧齊臣也。鬻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鬻鄰也。齧鐘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齧之語而問王不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

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齧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

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

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

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王不能然。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聲遠去。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豈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

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音扶。夫音扶。

宣王乃知不忠。本心不從外得。然未能自反其本心。知此心之可以合於王者。何也。但此一句問得。以系切。故孟子下文詳揭說之。

孟子曰要王
據先王及
民之仁心故謂
而其難之故先
者不為不能之
論以詰難之

詩小雅巧言之篇威威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馬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

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於其勢遠而事難者既能有以及之則以是心而施於近而事易則至有不能者非也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

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蓋言王有不忍之心，非直能愛物者。然孟子欲開悟其本心，而使推之民，故意以難易逆順之說，步步詰他，直究病源出處，而後下辭耳。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

此段說齊王
不忠之心及
于物而不及
民者以王之
心中有病根
在也故孟子
漸詰問恣
其病根及至
下藥及至
天下之春

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
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
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
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
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
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九天下之物
本然程度亦是此心
萬理比而見。物之時
須是仔細看。入心何物本然程度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
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之。而後
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
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之。又有甚於物者。今
王恩及禽獸。而力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
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

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王能反于心。以本然程度。孰度
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其序之故。自見。故曰王請度之。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
後快於心。與與平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
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
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解
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欲也。
王因孟子以擊切中。自知輕重長短之失。乃套出其故。末說此正其受病根源。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於
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

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王雖知其欲誘不見有要其去之意故孟子下文挑別其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其所以欲者而以欲其大欲者而以欲其小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

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

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

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

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非也所欲甚大而難言也

孟子固知其欲欲所在乃言其小者以資其大者也

是河三為大欲

不尺地也莫非其有

大國皆為古役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

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為肥折為豈為不為之

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關同朝音廟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巴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

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

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
楚勝大而鄒勝小
 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
人民之五十八
 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
人民之五十九
 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
必不能勝以至敗臣
 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
 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
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
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行王政者心非
 欲傾他國以
 自利也惟以
 民困為己任
 為吾所當為
 而天下自歸
 心焉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
以行其道
 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
知市厚主無利
 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
知關隘不閉
 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
保民如王
 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
古愬與訐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
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
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
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

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昏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
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
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
民而可為也

恒胡登反辟與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

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
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
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
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

何本四書 孟子集注卷一 三十一 山陰書堂

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章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主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

孟子集注卷一 三十一 山陰書堂

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下
齊宣王問曰齊國無道久矣天下皆叛寡人不足以自存願聞古之無道者寡人之罪也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梁惠王曰寡人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去莊暴齊臣也庶幾以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亦音洛

聞與之與平聲樂下字音洛孰樂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盛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感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感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

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樂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古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蕩聲，蓋孔子之言為邦

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感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始，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直音又傳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

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草也。蕘。薪也。

芻音初。蕘音鏡。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反性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熏鬻。音育。句。音鈎。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

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遍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

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

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奴心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過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與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除暴救民以事天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

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一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得

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

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故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導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耕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遊皆有益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矜矜胥護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反縣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賄賂則曰貌，晉相也。護謗也。愚然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主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中獵也。荒，從

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

傳本四書 卷之三 十一 山齋集

陟車反招與部
同畜救六反

戒告命也。出會皆意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也。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主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大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

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扶夫音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

孟子集注卷之二 十一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
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
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寄矣富人哀此鰥獨

寄聲音奴鰥姑頑反
工可反鰥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
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東為九區一
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
百畝為私由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
九分而稅其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
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

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
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
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
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結不
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鰥妻子也惡
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道其
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
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
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
之篇寄可也榮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
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
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

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千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疾橐音托戰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糧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雜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其國家也戚齊也揚戢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

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感用度奢侈而
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
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
也。曹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
率循也。澠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
王之妃也。晉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
是犬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揚
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
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
事每如此此豈不能竟癡其君乎。愚謂此篇自
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
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
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
縱欲而私於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
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其是非得失之歸相

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樂微
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
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
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
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
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
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
二反
託寄也。比及
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

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

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
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此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

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

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戀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

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

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後村四言
孟子集言卷二
十一世
山崎書集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
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
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
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二十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
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
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
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
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
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
此蓋以

○齊人伐燕勝之

孟子集言卷二
十八
山崎書集

按史記燕土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食音嗣

輦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者。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後來其蘇。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

後... 卷之... 七... 十... 里... 而... 所... 以... 七... 十... 里... 而... 為... 政... 於... 天... 下... 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

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久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獲畧之者小也。猶尚也。及，止也。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則止，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卷之... 七... 十... 里... 而... 所... 以... 七... 十... 里... 而... 為... 政... 於... 天... 下... 也...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閔閔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

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歛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歛之凶年則

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
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
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
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
事齊乎事楚乎問去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
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
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身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
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
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
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
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
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
得已也邠與

郊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扶夫音疆

聲上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其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

竭カ於其所當為不可傲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

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

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揚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不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辭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

之逆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子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
 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
 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
 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反馬於
 反

為去聲沮怒
 呂反尼女乙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
 必有以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
 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
 亦非此人所能使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

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
 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Handwritten notes in cursive script, including the character '克' and other illegible characters.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朱熹集註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

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蹙子六反

輒音拂又音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輒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一而崩。言百有餘年。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一。武王克商。乃有天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

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
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
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
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
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
濁，又音歷，輔

相之相，去聲，猶
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
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
紂，凡七世，故家
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
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音鎡

鎡基，田器也。時，
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嘗有過千里者也。
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

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
也

辟與關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主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千里。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
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歷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尤郵音

置郵也。郵。驛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
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
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聲

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

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善，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

至必反之

黜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

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

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

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

約也

夫音扶

黜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字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

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論一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此於默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慄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氣勿求於言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兩句字全及逐則意蓋告子天資剛勁有過人者能堅忍回執以守一偏之見所以守正不偏所學至不正能先孟子不動心

便是以喜心
其心動揚是托至粗且
顯志言一非單指此
等為氣能動心也

也。蹶頭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一，氣動志者什九。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

惡乎長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充者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

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惛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害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知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為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龍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篔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龍取也。如齊侯襲晉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

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

蓋不惟不善養而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復抹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

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不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

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大

聖之夫音扶

惡驚嘆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井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依林氏... 山崎真...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者五刑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孟子卷之三 五章 集注卷三

班固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

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蛙好去聲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
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
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故。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莫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道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
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
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孔子也。

垤。木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
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

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

同

然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函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苴也。牖

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

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傲。洛教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

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未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逴逴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

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

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分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

願為之氓矣

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念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

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王政則寇戎為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此節一
享大
已下申說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此節言先王全
此仁以實人之皆
有是心

此節就人易曉
處指出使人作
惡此心

仁是人心本然之
德厚與萬物共
之而痛痒欲則
自相貫通聖人
全此德而通身
總是仁故人之欲
戚莫不關切於己
與滿身知痛痒
者其機軸亦皆
滿于子則德亦
心也故人之欲
不仁猶人自有不
知痛痒則則各其
病為不仁字者
能克去私欲而存
得天理則心德復
全於我而惻隱之
心滿于子則無所
觸而不必知

心易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覆于上。地載于下。兩間氣化流行。非言暫已。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
也。事。故其所以生者。皆莫不具。固生意。而好生愛物。況人為萬物之靈。而又其於同類者。宜
也。我其必有不忍言人之。而其感之。最速也。故彼者。其於冬往古未。生意周流。何言
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此可見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
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斯猶即也。有自然流行。不待努力。擴充之
意。即注隨感而也。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
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
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
聲而然也。

怵音黜。內讀為納。要
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求場驚動。猶惻傷之切也。隱痛之
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
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
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
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
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
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不止無惻隱之心。若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下放之。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

羞惡之心非人。此節言羞惡之心非人。且是與惻隱並說。但此三端皆自惻隱中查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端。動處便是惻隱。今只就四端不覺查動之初。真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

此節。併言我禮智各有所有。皆皆至存然之性。

此節。言若人有所見。不可自幸。

此節。言因羞惡。察識而推充之工夫。全在此後。此節。

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未聲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憤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仁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性情作用。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執此四者之中。又且見得仁之為德。括仁字是生底意思。通貫周流。若之中。仁同仁之本。則則仁之斷制。則則仁之斷制。則則仁之分別也。正如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春之生氣。夏之長也。秋在中。而緒見於外也。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

卷之四書

孟子集注卷之三

三

論語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
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夫音扶 焉於度反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入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也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其中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

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

為矢也

由與猶通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也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
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

取於人以為善。

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

德者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

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

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此

入者有以裕於己在
已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
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
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音朝

潮惡惡上去聲下
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
之貌浼汚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
切也屑就言不以就之為
潔而切切於是也巳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
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
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
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

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逸注音

音但錫音錫裸魯果反程

程焉能之焉於度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褻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

也

孟子卷之三

卷之三

孟子集注卷三

三

山陰

伊...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十章以下
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蓋天時地利人和。當時湊兵若。而都曉得。但不知其重在人和。故孟子特揭出。示人

天時。謂時自支干。孤虛。壬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

此章言當時用兵若失。未輕重以明守國有天下者。以得民心為本。

孟子集註卷四

修本四書 孟子卷之四 梁惠篇下

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扶夫音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

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

地利不如人和也用兵也每天時地利不可取勝況人和為本人心不知雖有天時地利不可取勝況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人心不知則在我而已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

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

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

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此承上之地利不如此則封疆山谿兵革之利無用是曰孟子之言蓋封疆之制詳于周禮

此承上之地利不如此則封疆山谿兵革之利無用是曰孟子之言蓋封疆之制詳于周禮

此承上之地利不如此則封疆山谿兵革之利無用是曰孟子之言蓋封疆之制詳于周禮

此承上之地利不如此則封疆山谿兵革之利無用是曰孟子之言蓋封疆之制詳于周禮

此承上之地利不如此則封疆山谿兵革之利無用是曰孟子之言蓋封疆之制詳于周禮

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

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聲要平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

王也

惡甲聲 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數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扶下 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及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

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一哉

與平聲慊口
筆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

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
簞反長上聲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慊恨也。少也。或作噉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

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

魏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魏贖。予何為不受。贖。徐反。

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魏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兵備。薛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於

反處。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乎。惟當於理而

已
孟子卷四
山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
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去上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戰有殺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
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幾上

子之失伍高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大政使然非我所得專也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
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
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

牧之養之也教地也芻音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委反四書
孟子卷四
山崎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而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邪改故邪

矣未可以言與

蚺音遲鼃為去聲與平聲

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
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現。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扶治如字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少惡而嚴如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羨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羨太羨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羨也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羨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
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

校乎 比必二反 校音效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校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

此章沈同沈同河倫燕國可伐之罪以見仁心

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

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

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

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以祿爵私授受者在人君與殺與同夫音扶必所不容以土地人民私相授受若王法之所不容也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先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

孟子曰勸齊伐燕大非也

燕王和燕國於人懷個常就法紀其亦可以伐焉。
朱子曰。孟子答沈同。一章。誠為未。何以異於。是下。合更說。是甲民伐罪。不。行。殘虐之。主。方。可以伐之。如此。乃善。又孟子是。齊。許。久。伐。燕。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活。謀。於。孟。子。而。孟。子。之。無。二。語。陳。何。也。想。得。孟。子。必。以。伐。燕。為。是。但。不。

意。齊。師。之。暴。虐。取。不。然。齊。有。天。事。如此。而。齊。王。不。相。謀。孟。子。出。豈。可。更。居。齊。耶。
此。章。孟。子。責。陳。賈。為。齊。王。文。過。以。見。過。者。人。之。所。不。免。能。改。則。復。于。無。過。之。意。也。

後林四書

孟子集註卷四

山山集

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未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

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王初欲取燕。孟子言勸王順民心。既諸侯謀放燕。孟子又勸王置后而去。王皆不用其言。今其言皆驗。故慙之。蓋其心。有不容自己者焉。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

伯官叔。不仁也。伯官叔。不仁也。伯官叔。不仁也。

後反四書

孟子集註卷四

山山集

後世以言言者曰
孟子集注卷四
十一
山山集

見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
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

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周公之過與孔子自之也過之過同皆時使然如日月之食不可不究知

與平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以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非象比也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一天理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

孟子接物有一時思慮不及偶然錯了

孟子集注卷四 十四 山山集

此古之君子所以能之於無過今所以卒歸也自愛其當以克人

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更平

之君子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改之則無損於明於有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也自愛其身者固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甲當以克人又豈可

而稱其改過之不吝

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孟子為卿士齊本欲行道及久齊而道不行無虛受其職之理故致還卿位而歸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尊以萬

本反四書

孟子集注卷四

五

詩書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升。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中國授室而使夫士矜式。非立之朝廷而君與謀政也。分明謂其迂濶難用。徒使之坐談雅信。以博養賢之名耳。以此欲留孟子。太疎知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托陳子以告有憚買者之意

陳子即孟子之去。今以道不行而至。復欲以萬鍾虛拘之。非欲行道則其義不可復留。而時子以為可留。不知則非顯言則難喻其意。然又不可顯言。顯言則訐揚王之失。而有戾陳臻也。於我國所領之仁。故不得已。下言欲留孟子。隱明其意。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

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

夫音扶。王所以處去者如此。吾欲富。則我欲富。知我欲富。而惟利祿之憂。當受而曰。惡。平聲。辭本非欲富也。又豈可以萬鍾之留。時子殆不知也。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曰為鄉。當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

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鄉人亦孰

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

斷焉龍音壘

借他人語。表自己意。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下不知何人。龍斷岡。龍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其弟，為卿。季孫譏其天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夫馬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因胸中義不可留之故，難以取言，故姑就欲富究極言之。以至賤丈夫之賤，自隱然言外。然齊君臣不悟其意，使大賈伴其去，以至取病，可惜可嘆。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有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

而卧。

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抹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

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

以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主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本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馮氏曰：齊王天資
朴實如好色好色好色好色好色俗之樂皆以直
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
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矣。何
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
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形頂反
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
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
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
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
不怨天不尤人

怨天不謂天言尤人亦不合人言
充所引豈寬解語非淺詞也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
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及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前日所論之時。正為君子修身者言之。若有不得於天。不合於人者。惟及承諸已
此。今日。今日所遭之時。則非止一。且得。且通之行。止。世道之。天下治亂之所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孟子以名世自居惜無王者無以為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且於是而不得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未欲平治天下與欲平治天下皆出於天而我所當預受也我何為不豫也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義有並行而不悖不能不豫憂世之心天未之不豫聖人之誠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名休地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

志也。

孟子之去齊，三而出，猶以為未。而謂初見已有去志，久於齊，非我心也。蓋初見有去志，自是

夫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四

